

恩 格 斯

社會主義從空想
到科學的發展



書號：0033

恩 格 斯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博 古 校 譯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西南新華印刷廠重慶廠印刷

字數：56,000

印數：10,001—14,000

1949年9月北京第一版

1953年11月北京第五版

1954年2月重慶第二次印刷

博 古 校 譯

Ф. Энгельс

РАЗВИТИЕ СОЦИАЛИЗМА ОТ УТОПИИ К НАУКЕ

本版恩格斯著「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是按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〇年出版的俄文版「馬克思選集」第一卷中的同一論文譯出的。

目 錄

德文本第一版序.....	一
德文本第四版序.....	四
英文本序.....	五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一.....	三
二.....	四
三.....	五

德文本第一版序

這本小冊子，是由一八七八年在萊比錫出版的我的著作：「杜林先生的科學變革」（即「反杜林論」）一書中的三章編成的。經我的朋友拉發格底請求，我收集了這三篇給他譯成法文，並加上了若干註釋。經我校閱過的法文譯本，最初發表於「社會主義雜誌」，後來印成單行本出版，書名為「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一八八〇年巴黎出版）。依據法文本而翻譯的波蘭文版一八八二年出版於日內瓦黎明書局，書名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

拉發格的譯本，在說法語的國度內，尤其在法國的意外的成功——使我想到：如果把這三章以德文原文印成單行本出版，是否同樣有好處呢。同時蘇黎支（Zürich）「社會民主黨報」編輯部告訴我，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隊伍內看到對於新的宣傳小冊子，有着極大的需求，問我是否同意為着這一目的將上述三章彙印出版。我自然是同意的，並將我的著作交給他們支配。

可是，這小冊子起初完全不是為着在羣衆中的直接宣傳而寫的。這一首先是純粹的科學的著作，能够適用於直接宣傳嗎？在形式和內容上，需要些什麼樣的修改呢？

說到形式，只有常常使用外國字這一點，可以懷疑是否妥當。但是拉薩爾（Lassalle）在其演說和

宣傳小冊子中，也已經不很避免使用外國字了，而且據我所知，大家並沒有訴苦。而從那時以後，我們的工人們已經更熱心地和更經常地讀報，因此也就更多地領會了外國字。我只刪除了那些多餘的外國字。但是留下了必要的並且不附上解釋的譯名。因為這些必需的外國字（大部分是科學技術上通用的術語），如果可以譯成德文的話，那末，就是不必要的了。這就是說，翻譯只能曲解這些術語的意義，不僅不能說明，而且反會混亂。在這種情形下，口頭的解釋，將會有更大的幫助。

說到內容，我敢肯定說：它對於德國工人並不是很困難的。一般說來，只有第三部分是困難的，但是這一部分，對於工人較之「有教養的」資產者，要容易得多；因為這一部分所說到的正是工人底生活條件。我之所以加上許多解釋和補充，與其說是爲着工人，毋寧說是爲着「有教養的」讀者，如議員愛寧（Kirst Lynen）先生，樞密顧問齊比爾（Heinrich von Sybel）先生和特萊赤克（Traischke）們^①。他們爲不可壓抑的願望所驅迫，屢次表明他們是一竅不通，和因此對於社會主義的可驚的無知。如果唐·吉訶德與磨房風車決鬥，那末，這是完全合乎他的名號與他所扮演的角色的，但對於珊丘邦沙（Sancho Panza），我們却不能容許他做這類事^②。

① 愛寧——德國的廠主，曾寫過若干反社會主義的小冊子，齊比爾和特萊赤克是當時著名的德國歷史家。

譯者註

② 唐·吉訶德，是十六世紀西班牙小說家西萬提斯所著一部著名小說「唐·吉訶德」的主角。唐·吉訶德代表沉迷於幻想的蠢人，鬧出許多笑話，後來忽然發生一種遐想，和風車進行決鬥。作者借唐·吉訶德來譏笑中世紀的騎士風。珊丘邦沙，是唐·吉訶德的僕人。——譯者註

這類讀者，看到在社會主義發展的簡述中，提到康德和拉普拉斯的宇宙起源說，提到當代自然科學和達爾文，德國的古典哲學和黑格爾——也是會驚奇的。但是科學社會主義，本質上是德國的產物，而且也只能產生於德國^①，即產生於古典哲學還生動地保存着自覺的辯證法底傳統的國度。唯物史觀及其特別的應用於現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上，都必須借助於辯證法，才有可能。如果德國的資產階級的學校教師，已經把德國大哲學家及其所創立的辯證法，都淹沒於那令人厭惡的折衷主義泥潭裏去了（他們做到如此程度，使我們不得不引據當代自然科學來證明辯證法存在於現實之中）的話，那末，我們，德國社會主義者，却以我們不僅繼承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而且繼承康德，菲希特和黑格爾為光榮。

一八八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於倫敦

●這裏所說的「於德國」，乃是筆誤，應該說「於德國人中間」，因為科學社會主義之產生，一方面固然必須有德國的辯證法，但另一方面，也必須有英法二國發展了的經濟和政治的條件。德國的落後的經濟和政治的條件——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期比現在還更落後得多——最好亦只能產生社會主義底諷刺畫（見「共產黨宣言」第三章「德國的或『真實的』社會主義」）。只有當時英法兩國所造成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情況經德國辯證法的批判以後，才能達到真正的結果。從這觀點看來，科學社會主義並非專屬於德國的產物，而在同樣的程度上，又是國際的產物。——恩格斯註

德文本第四版序

我曾經預期，這本小冊子的內容對於德國工人是不十分困難的，這個預期已經證實了。自從一八八三年三月本書第一版出版以來，已經銷行三版，共一萬本，而這還在施行反社會主義者的法律（現在已經取消了）的統治之下。這同時亦是對於現代工人運動這類運動的警察的壓迫，是如何無效的新證明。

自從第一版出版以來，這小冊子又被譯成好幾國文字：意大利文（馬丁內底譯的）、俄文、丹麥文、西班牙文及荷蘭文。

這一次重版，經過某些微小的修正。只有在兩個地方作了比較重要的補充：在第一篇論聖西門中，補充一段，因為原版中關於聖西門比起關於傅立葉和歐文來，是說的太少了；在第三篇之末，補充了近時有重大意義的、新的生產的形式——托辣斯。

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二日於倫敦

英文本序

這本小冊子，原來是一本更大的書底一部分。大約在一八七五年前後，柏林大學的副教授，杜林博士，突然地和大吹大擂地宣佈他皈依社會主義，不僅以詳盡的社會主義理論，而且以完全的實際改造社會的計劃，貢獻於德國人民之前。自然，他竭盡全力，攻擊他的前輩，尤其是馬克思，他傾其全部怒火於馬克思身上。

這事正是發生在德國社會黨中兩派——愛森納哈派和拉薩爾派——合併的時候，黨由於這合併不僅異常地加強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獲得了運用共同力量去反對共同敵人的可能。社會黨在德國迅速的成爲一種力量。但是要使它成爲一種力量，必須首先使這個新造成的黨的統一，不被危害。可是，杜林博士却已公開的開始在他個人周圍集合了一個小宗派，未來的獨立的政黨底核心。因此，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我們必須拾起別人丟給我們的手套[●]，將鬥爭進行到底。

可是，這雖然不是過分困難的事，但顯然是麻煩的事。大家知道，我們德國人是有非常沉重

● 歐洲古代習俗，丟下手套，是挑戰的表示，拾起手套，是接受挑戰的表示。——譯者註

的 *Gründlichkeit* (徹底性) 的。——不管你怎樣稱呼他都好，徹底的深思也吧，或深思的徹底性也能。當我們中每一個人着手敘述他所認為是新學說的時候，他以為一開始就必須將這個理論造成爲包羅萬象的體系。他一定要證明，邏輯的初步原則和宇宙的根本規律之所以永久存在，只是爲了要引導到這個新發現的完成一切的理論上去。在這上面，杜林博士是達到了自己的民族特徵底高點的。不多亦不少，完全的「哲學體系」——精神哲學、道德哲學、自然和歷史哲學，完全的「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底體系」，最後，「政治經濟學批判史」，這三部八開本的大書，在其份量上和內容上是一樣的笨重，這三路大軍，動員來一般地攻擊一切前輩的哲學家 and 經濟學家，特別是攻擊馬克思——這真是企圖完成一個完全的「科學革命」——我所要對付的，就是這樣一件事情。我被迫地不得不涉及一切題目和一切可能的題目，從時間和空間底概念到雙本位的貨幣制度；從物質與運動底永久性到道德觀念底變易性；從達爾文的自然淘汰到未來社會中的青年教育。然而，我的敵人底包羅萬象的體系，却也使我能够在和他論爭中，在前所未有的更加聯貫的形式中，闡明馬克思和我關於這一切多方面的問題的見解。這就是使我担負起這一在其他關係上都是不愉快的任務的主要原因。

我的答覆，最初以連載文章的形式，登載於社會黨的中央機關報，萊比錫的「前進報」上，隨後彙集成一本書，標題爲「杜林先生的科學變革」。其第二版一八八六年出版於蘇黎支。

經我的朋友拉發格（現在是法國里爾省選到國會去的議員）之堅持的請求，我摘錄這書底三章

而成這本小冊子，他於一八八〇年把它譯成法文出版，標題爲「空想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隨後由法文譯成波蘭文和西班牙文。一八八三年，我們的德國朋友又以德國原文出版這本小冊子。此後，從德文原文翻譯出版的，有意大利、俄羅斯、丹麥、荷蘭和羅馬尼亞各種文字的譯本。這樣，連這個英文譯本在內，這本小冊子已經譯成十種文字了。我想，沒有一種社會主義著作，連一八四八年出版的我們的「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的「資本論」在內，曾經有這麼多種文字的翻譯的。在德國這一小冊子已重印四次，共銷二萬本左右。

這一小冊子底附錄「瑪爾克」●是爲着把關於德國土地私有制的產生及發展底歷史底一些基本知識，傳佈於德國社會黨之內而寫的。當德國社會民主黨團結城市工人的事業已經走上接近完成的正確道路，並且在黨面前放着要處理農業工人和農民的任務的時候，這點尤其是必要的。這附錄之收在本譯本中，那是因爲在一切條頓人種中都是一樣的原始土地制度的形式及其衰亡底歷史，在英國比較德國知道得更少。我在這小冊子中，這一附錄仍保持着原來的文句，而未涉及科瓦萊夫斯基最近所提出的假定，這假定說，在「瑪爾克」底成員分割耕地和牧場之前，曾有過包括數代的大家族公社（南斯拉夫的大家族制可以作爲例證）底共同合力耕作這個土地。後來，因爲公社人口日增，共同經營已經非常不方便，於是發生了公社底分割。科瓦萊夫斯基也許是完全

● 這一附錄，因俄文本中未列入，故沒有譯出。——譯者註

對的，不過問題現在還是在 Sub justice (討論) 中。

這一小冊子內所用的經濟學上的新名詞，其意義是完全與「資本論」英文本所用的一樣的。「商品生產」，我們是指這樣一種經濟發展的階段，即物品的生產，不僅是爲着滿足生產者底需要而且是爲着交換的目的，即生產着商品，而不是使用價值。這一階段，起自爲交換而進行生產的那個時候，一直到現在；這一階段，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之下（換一句話說，即是在下列條件之下：資本家，生產手段底私有者，以金錢僱傭工人——那些除了自己勞動力以外別無任何生產手段的人——並將生產品賣價減去生產成本以外所得的一切贏餘，都納入自己的腰包裏頭），才達到其完滿的發展。我們將中古以來的工業生產的歷史分作三個時期：（一）手工業——小的手工業者師匠及其少數的傭工和學徒，而且每個工作者製造整件物品；（二）手工工場——較大數量的工人集聚在一個大的企業內，依據分工的原則製造整件物品，即，每個工人只担負某一個部分手續，物品須經歷一切工人之手後才能製成；（三）現代工業——生產品是以動力發動的機器製造的，工人的勞動，只限於監督機械底動作並加以調劑。

我完全知道，這一本小冊子將不爲英國讀者社會底頗大一部分人所歡迎。但我們，大陸上的人，如果稍爲顧忌英國人的「尊嚴」（即英國人的「庸人氣概」）底成見，那末事情將會比現在

● 這篇序自此以下直到結尾，恩格斯曾以「論歷史唯物論」的題目，單獨用德文發表於一八九二年的「新時代」雜誌上。——譯者註

更壞。這一本小冊子是辯護我們所謂「歷史唯物論」的，而「唯物論」這個名詞，是刺激極大多數英國讀者的耳朵的。「不可知論」●尚有可恕，至於「唯物論」，那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然而，自十七世紀以來，整個現代唯物論的最初發祥地，乃是英國。

「唯物論」乃是大不列顛底產兒，英國的煩瑣學派瓊司·斯考脫 (Duns Scot) 已經自己發問道：物質能否思想？

「爲要實現這個聖跡，他就求助於上帝底萬能，即，強迫神學來宣傳唯物論。此外，他還是一個唯名論者。唯名論是英國唯物論者底主要因素而且一般地是唯物論底最初表現。」

「英國唯物論底真正祖先，乃是培根。他認爲自然科學是真正的科學；而實驗的物理學，則是自然科學底最重要的部門。安那克薩哥拉 (Anaxagoras) 及其種子論 (homoiomeria) 和德謨克里特 (Democritus) 及其原子論 (atom) 是他所常常引證的權威。按照他的學說，感覺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識的泉源。任何科學都是實驗的科學，科學就在以理性的方法去整理感覺所供給的材料。歸納、分析、比較、觀察和實驗，是理性方法底主要條件。在物質底先天固有的本質中，其最初的和主要的本質，就是運動——不僅是機械的和數學的運動，而且特別是衝動，生活力，興奮和——總之用波姆 (Jakob Bohme) 底術語說：物質底 *qual*」

● 不可知論。不可知論者認爲事物 (客觀世界) 是不可認識的。——譯者註

● 唯名論指中世紀哲學的一個流派，認爲一般的概念，只是相似的事物底名字，思想、概念本身，沒有獨立的存在。與這相反的其他一個哲學流派（「實在論」），則認爲概念自身是「實在的」，即不僅作爲實在世界底反映而存在於人底意識中，而且存在於意識之外，不依賴於事物世界而且在事物之前。所以，中世紀的「實在論」是唯心論。——譯者註

(痛苦)●。物質底最初形式是那生動的、它所固有的、個別化的、引起特殊區別的包含在其本質中的力量。

「在培根——唯物論的第一個創始者——那裏，唯物論在素樸的形式中，包孕着全面發展底萌芽。物質處於感覺的詩意的光輝之中而對人微笑。但以格言形式敘述的學說本身，却相反地，充滿着神學的不徹底性。

「唯物論在其往後發展中，變成了片面的。霍布士 (Thomas Hobbes) 是培根的唯物論底整理者。感覺失去了它的詩意的光輝，而變為幾何學家底抽象的感覺。物理運動成了機械運動或數學運動的犧牲品。幾何學被宣佈為主要的科學。唯物論變成了一種厭世論。為着在自己範圍內克服厭世的無肉體的精神，唯物論就應該消除自己的血肉而變成禁慾的修道士。這樣，唯物論就表現為一種理性的東西，可是因此它却以毫不容情的徹底性，發展了理性底一切結論。

「霍布士從培根的觀點出發，這樣推論說：如果我們的感覺是我們的一切知識底源泉，那末我們的直觀、思想、表象等等，不過是物體世界底多少脫去其感覺形式的陰影而已。科學只能替這些陰影定立名字。我們能够應用同一名字於許多的陰影。名字也可以有名字。但是如果：一方面將一切觀念底起源歸之於感覺世界；另一方面又以為一個字不止有一個字的意義，以為除了反映在我們的表象之中的個別的實體之外，還存在有普遍的本質，這將是一種矛盾。無肉體的本體——這是和無形體的形體一樣的矛盾。形體、存在、本質 (Substance)，——所有這些都是同一實在底觀念。不能將思想從那思想着的物質脫離開來。物質是一切

① qual 是哲學的文字遊戲。qual 原意是一種促使作某種行動的痛苦，而波姆則以拉丁語 *qualitas* (質) 底某些意義加進於這個德文的 qual 之中。波姆的 *qual* 乃是與外來的痛苦相反的能動的本原，他產生於從屬於它的事物、關係或人底獨立發展中，而同時反過來喚起生命，喚起發展。——恩格斯在英文版的附註

變化的主體。「無限」這個字，如果不是指我們精神有作無限計算的能力的話，那末這字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只有物質的東西才能被感覺與認識，那末，關於上帝的存在，我們就毫無所知。只有我自己本身的存在是可靠的。一切人的情慾乃是機械的運動，有其始點，也有其終點。衝動底對象是善。人與自然界服從同樣的規律。權力和自由是相等的。

「霍布士整理了培根的學說，但他並未更確切地證實培根的根本原則——即知識和觀念底起源是在於感覺世界的原則。」

「洛克(Locke)在他的『人類理性起源論』中，論證了培根和霍布士底原則。」

「霍布士消滅了培根的唯物論底自然神論的成見，高林士(Collins)、獨特華爾(Dodwell)、高華德(Howard)、哈德烈(David Hartley)、普里斯德利(Priestley)等劃除了洛克的感覺論底最後的神學藩籬。至少對於唯物論者，自然神論①不過是擺脫宗教的一種便利方式而已。」②

馬克思關於現代唯物論底英國的來源，是這樣寫的。如果現在英國人對於這樣的承認他們祖先的功績覺得不喜歡，那末只有爲之惋惜。培根、霍布士和洛克是光榮的法國唯物論者學派底生

① 自然神論是一種哲學趨向，它敵視正式宗教及其教派，可是不完全脫離神的思想，而以神作爲一切東西的最初起因，作爲給與最初衝擊的一個力量。自然神論者，並沒有像唯物論者一樣（唯物論者是無神論者）與神完全斷絕關係。自然神論者的神，根據他們自己意見是樹立自然界的基礎的。可是這個神也受自然法則的限制，而不能自己任意胡爲，任意作出與這些法則相衝突的奇事，這樣自然神論，使人能在不徹底的隱晦的形式之下承認唯物論的結論。——編者註

② 馬克思和恩格斯著：「神聖家族」，一八四五年佛蘭克福特出版，第二〇一頁至二〇四頁。——編者註

父，這是無可否認的；雖然法國十八世紀在陸上和海上，都被敗於德國人和英國人之手，可是法國的唯物論者，却能使十八世紀成爲主要地是法國的一個世紀，而且這還是在結束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很久以前的事，而這個法蘭西大革命底結果，我們中的某些人，不論在英國或德國，今天都還在企圖將其移植於本國。

這是無可否認的。受過教育的外國人，當十九世紀中葉，到英國居住時，時常奇怪（不如是就無法對自己解釋）「尊嚴的」英國中等階級之愚蠢和宗教的迷信。在那時候，我們都是唯物論者或至少都是很急進的自由思想者，我們想不到英國幾乎所有受教育的人，都信仰各種不可思議的聖跡，甚至地質學家如白克蘭（Buckland）和孟泰爾（Mantell）也都曲解自己科學的學理，使之不與創世紀的神話相衝突。至於要找那些敢於使用自己理智於宗教問題上的人，那就不得不到那些未受教育的人們當中去，到一般人所稱爲「醜陋人」（即工人）當中去，特別是到歐文派社會主義者當中去——這在我們看來，是可怪的。

但是自從那時以來，英國「開化」了。一八五一年的展覽會，敲響了英國的島國閉關性的喪鐘。英國在食物、衣着、習慣和觀念上，逐漸國際化了，英國在這方面達到了這樣的成績，使我很強烈的希望英國的某幾種習慣，也會傳到大陸去被普遍的採用，好像大陸的某些習慣傳到英國來一樣。有一點是無疑的，就是：菜油的傳入英國（在一八五一年前只有貴族知道），伴同着在宗教問題上的大陸的懷疑論，也在英國傳佈起來。情形發展到這樣，即不可知論雖然尚未像英國國

家教會那樣受人器重，但在尊嚴的程度上，却已提高到與浸禮教(Baptism)●差不多相等的地位，無論如何是超出於「救世軍」之上。我不能不想像這種情形，就是：對於許多非常痛心於無神思想底進步的人，如果他們知道這些時髦思想不像許多日用品那樣，是從外國販來和帶着 Made in Germany (在德國製造)的商標的，而却是發源於古代的英國，而且他們的二百年前的英國的祖先，較之他們現在的子孫要走的遠得多——如果他們知道這些，那末對於他們，將是一種安慰吧。

真的，如果不可知論不是忸忸怩怩的唯物論，究竟是什麼呢？不可知論者底宇宙觀，完全是唯物的。整個自然界受一定的規律支配，絕對地排斥任何外來的干涉；但是——不可知論者又小心謹慎的說：我們無法肯定或否定在已知世界之外是否還有某個至高主宰之存在。當拿破崙問拉普拉斯，為什麼在這一偉大天文學家底「天體機械」一書中，連「造物者」的名字都未曾提起？而拉普拉斯却驕傲地回答說：“Je n'avais pas besoin de cette hypothèse”(「我不需要這個假設」)——如果在那時代，不可知論者底上述保留條件，還有價值的話，那末現在我們的關於宇宙在其發展中的概念，就絕對沒有餘地來容忍造物者或萬能者了。可是，假如人們願意承認在整個現存的世界之外還有某個至高的主宰底存在，那末，這話本身便是一種矛盾，而且我以為，對於信教者的感情也是一種沒來由的侮辱。

● 浸禮教，是英美兩國中人數衆多的一個教派，其特異的信條，是要信者到成年時才舉行洗禮，而洗禮是要全身浸在水中的。——譯者註